

艺术节 | 在剧场里做实验——访《建筑城市》导演胡恩威

原创：上海戏剧 上海戏剧 1周前

——Shanghai 上海 Theatre——

11月1、2日，进念·二十面体(香港)建筑音乐剧场《建筑城市》作为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香港艺术周作品上演于上海大剧院。

舞台剧《建筑城市》取材自意大利建筑师阿道·罗西同名著作，2017年12月首演于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，2018年获颁「DFA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」，肯定其设计及艺术上成就。2019年再获意大利「A'国际设计大奖赛(表演艺术、造型及布景设计)银奖」。



本刊特别采访到了该剧导演、编剧、舞台及多媒体设计胡恩威，作为一名学建筑出身的导演，他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剧场做着各种实验。

他说：“每一个戏想一个方法做实验，一开始就要很清楚要做什么。”

那么，这一次他将建筑与戏剧融合，又是在做什么实验呢？



观看一副不停变幻的画

1988年胡恩威接触戏剧，到现在差不多40年了，导演、编剧、设计、监制及策划的剧场作品50多部，其中《半生缘》《唱K回忆录》《路易·康的时代和生活》都曾来过上海演出。胡恩威是【进念·二十面体】的联合艺术总监，成立于1982年的【进念·二十面体】可以说是中国香港最重要的实验表演艺术团体，至今创作了200多部剧场作品。

胡恩威本科是学建筑的，所以他做戏剧的方法和戏剧学院毕业的导演不一样。他说：“《建筑城市》不是一个传统的话剧，不是一个讲故事的话剧，这戏没有剧情和角色，但舞台上有几个元素，譬如几个演员和一架钢琴，把城市视觉、听觉拼贴，是一部多媒体舞台效果的视觉艺术作品。我们在做实验，观众看戏时就像在观看一副不停变幻的画。”



《建筑城市》是他的实验，没有叙事情节，在摇滚乐和钢琴即兴演奏的混合巨响中，80 分钟的演出以音乐、影像和肢体表演等形式呈现。胡恩威做这个戏的意图是，是想把《建筑城市》这本书中记忆与城市、建筑的观点用比较抽象的方式去表达，所以在剧中他用了很多城市的影像。在他看来，现代每个城市都差不多，面对的问题也都差不多。



“我们录了很多城市的声音，交通工具、盖房子、人的声音等等，我们做了一个实验，将这些声音拼贴，做音效的时候调到特别大，平常不会听到那么大的声音，只有在剧场才可以听到，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会‘哇’。”

《建筑城市》这本书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重建的时候，建筑师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人类生活在城市中会对我们的记忆有很大影响，比如说你小时候在哪里生活会影响你的人生，胡恩威小时候生活在香港尖沙咀的老区，街道里的结构和大型开发商做的是不一样的，每个城市都有系统规划，而受到城市规划最大影响的是孩子。

剧中的布景很特别，胡恩威运用了很多回收材料。他说：“我常常觉得现在做一个戏很浪费，演几场布景就扔掉了，就不环保很浪费，我们找了回收公司，提供材料，譬如金属、塑料、纸皮，做了布景和服装，舞台上会有几个垃圾人。垃圾和城市很密切，城市中产生最多的就是垃圾。”



导演应该是技术的专家

胡恩威大学时候就接触戏剧，因为在他看来舞台更加开放，做建筑师有资源等局限，创作自由度不多。

他认为：“很多传统戏剧讲究表演，很多传统戏剧学院培养导演也以表演为主，对舞台技术的把握在课程设置中还是不够的。在剧场中，空间、技术、灯光等其实是更重要的，表演要更好看就需要技术配合。所以，导演的功能，除了关注表演，更要处理所有舞台问题。**剧场导演的主要功能是做一个空间出来，让演员在里面发亮，去表演得更好。**灯光不是要漂亮，而是要配合演员的演出，这里面有很多学问，导演首先要把握舞台技术。戏剧是团队合作，导演应该是技术的专家，就像指挥一样。”

胡恩威做了很多实验，这些年有了很多新的技术，他认为**话剧的概念也应当要改变**，“以前没话筒的时候演员需要大声讲台词，现在话筒技术越来越好，以前话筒主要用来唱流行音乐，收音在中间，低音高音收不到，现在的麦演员很小声也可以收到，调音师会调的话，演员可以像电影一样演出。当然，不用话筒也是一种选择。这是导演的选择，就像你喜欢吃辣一样，现在技术让导演和演员有多种选择”。



培养开放的观众

胡恩威觉得做剧场就像做餐馆，观众要吃得多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。“观众开放是好的，做戏要试，舞台的后台就像厨房，做完就变成一个戏，而我就是主厨。重要的是一一培养开放的观众，不要常常局限在“看什么”和“明不明白”。艺术不是用来明白的，有些时候不明白会更有意思，艺术的存在就是提供很多开放的可能。国内的观众是开放的。5年前，我去乌镇演《万历十五年》，三个多小时一千多个观众，大家看得很安静。

胡恩威还尝试，面向不同观众的实验。譬如，有一场《建筑城市》专门演给中学生看，平常看话剧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会睡着，然而这次因为声音很大又有很多视觉，学生们看得都很专心，他们习惯了这种语汇。

为什么他一直在做实验呢？

“

对此，胡恩威感叹道：“20年前在大剧场用投影，现在大家都用，孟京辉第一个投影的戏是我帮忙做的。我们做了实验后，其他戏会吸收这些技术，这才有意思的，要不然我们怎么进步，现在科技这么进步，有很多可以用在舞台上。形式可以探讨，而技术会影响到形式。戏剧样式越来越多，边界越来越宽。技术改变观念，重要的是形式和内容的匹配。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手机文化，那么舞台会有什么新的功能，这值得我们去探索。60年代以前人们看爱情小说知道谈恋爱，后来知道爱情是唱情歌，现在是看手机。社会在变化，我们实验的重点和方式也在变化。文化产业的特点是，观众永远不知道他要看什么，是看你提供什么，供给决定需求。”

”

“ THE-END ”



SHANGHAI
THEATRE

微信号：shanghaitheatre

新浪微博：weibo.com/shanghaixiju

邮箱：shanghaixiju@163.com

电话：(8621) 62495658